

海茲利特著

許麗玉譯

思想科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海茲利特著
許麗玉譯

思想科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初版

思想科學 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二角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Henry Hazlitt

譯述者 許麗玉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鄭淑子 洪美淑

目錄

第一章	思想的忽略	一
第二章	思想的方法	八
第三章	幾個注意事項	三三
第四章	集中精神	四四
第五章	成見與半信半疑	六四
第六章	辯論與會話	八四
第七章	思想與閱讀	八八
第八章	寫下你的思想	一二四
第九章	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三四
第十章	思想的藝術	一五四
第十一章	有關思想的論著	一六一

第一章 思想的忽略

人盡皆知，世上有著許多罪惡須予矯正，至於這些罪惡為何，人人心裏有數。不過，對多數人而言，有一項罪惡顯得特別突出而醒目。對某些人而言，其驚人的程度，足令人無視其他罪惡的存在，或視其為萬惡之源。

就社會主義者而言，此項罪惡為資本主義制度；就禁酒論者而言，為飲酒無度；就女權主義者而言，為婦女之屈伏地位；就牧師而言，為宗教之式微；就和平主義者而言，為戰爭；就忠貞的共和黨員而言，為民主黨。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筆者也有一个小毛病，在情緒比較衝動時，動輒將一切罪惡歸咎於它。此毛病即忽略思想。不過，當我說思想時，意思是指真正的思想，獨立的思想，窮究到底的思想。

你不以為然。你說，人們現在比往昔想得多。你取出年鑑，以統計數目證明，文盲正逐漸減少。你指着我們那些壯觀的圖書館。你指着那些數目倍增的書籍。你毫不懷疑地說，人們現在所閱讀的遠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期為多……。

好極了！說得對。那正是問題所在。多數人，每逢有問題，即立刻毫無節制地想加以「特別研究」。當他們內心有所困惑時，這些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跑去找書。坦白說吧！你不是經常在候客室或火車上，瞧見你周遭的人全在看書，而你自己却無任何讀物，你難道不希望有一些東西——一些「盤據你的心頭」的東西嗎？再者，你可曾想到，你有權力不讓內心空空如也，而且做得比那些埋首苦讀的人更為有益嗎？簡單地說，你可曾想到要去「思想」？

當然，就某種意義而言，你確曾「思想」過。可是思想之含意包羅萬象。當火車經過一片原野時，你也許曾從車窗往外看，而且你可能想到，那片原野可做個極好的棒球場。接着，你「思想」起自己在打棒球的時候，或許「思想」起某一場特別的球賽，「思想」起自己曾如何賣弄過技巧以博觀眾的喝彩，或者某一次為何接球失誤，以及有一天，當球賽進行到一半時下起雨來，整隊都躲到車棚避雨的情景。然後，你「思想」起其他下雨天，由於某種原因顯得特別歷歷在目。或者，你也許把思緒引回到目前的天氣，思忖着它將延續多久……當然，就某種意義而言，你是在「思想」。不過，當我用思想這個字時，我指的是有目的、有意地思想，為解決問題而思想。我指的是那種對行為的方向（或許是對終生從事的工作）有所決定時，我們不得不作的思想；那種小時候對必須找出數學問題的答案時，或在大學

爲應付心理學時，迫使我們不得不作的思想。我不是指鷄毛蒜皮似的「思想」，或者對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所持的瑣碎意見。我指的是，對超乎小我福祉的重大問題所作的思想，這是一種如今已成鳳毛麟角的思想——而亦需之甚殷的思想。

在這種思想能復甦以前，我們自然必須先心嚮往之。我們需要喚起一種爲思想而思想的慾望；僅爲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可是，僅有思想慾，雖值得讚賞，但還不夠。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去思想。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尋求那些最能助吾人思想得有創意、新穎、而且更加肯定、正確的規則和方法。

人們思想之時，其最後想到的，是自己的思想。每位明達者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使用有缺口或破裂的鉋子之後，沒有一個木匠能預期一張十分平滑的木板。除非有最好的車床幫著製造產品，沒有一個製造汽車引擎者能期望做出一輛好車子。除非有最精細的工具製造齒輪和螺旋釘，沒有一個製錶者能期望造出十分精確的錶。任何專家製造儀器之前，都想到他用來生產儀器的工具。但是人們却不斷地思考一些最爲複雜的問題——對他們極爲重要的問題——並期望獲得滿意的解決辦法，而對於尋得這些解決辦法的態度却絲毫不加以思索；絲毫不思及自己的心——即產生這些解決辦法的工具。無疑地，這至少值得作些有系統的思考。

艾拉·惠勒·維克斯 (Ella Wheeler Wilcox) 女士關於此點有幾句話值得引述：「人類思想仍處於混雜錯亂之狀態，其嚴重程度，如同在有字母以前的語言，在音階發明以前的音樂，在古騰堡 (Johann Gutenberg) [1494—1468，德國活字印刷發明人——譯者註] 以前的印刷，或在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希臘哲學家及數學家，約卒於西元前四九七年——譯者註] 製訂公式法則以前的數學。」她告訴我們，「思想之系統化」必然是「人類所有進步中影響最為深遠者，因為它對教育、健康、經濟學、政府等等之功用，將如同字母之於語言，活字之於印刷及文學，音階之於音樂，以及算術規則之於計算。思想之系統化在其個別的領域中，和上述種種任務都是一樣，要從混亂之中建立秩序。」

我認為維克斯女士誇大其辭。讓我順便一提，我不敢自命已發現了革命性見解。不過，由於事關重大，我們必須盡可能以近乎科學之形式詳加說明。

我無意嚇唬人。科學不一定指的是試管和望遠鏡。我所說的科學乃就其最廣意義而言；在這種意義之下，科學無非指的是有組織之知識。如果我們想找到程序的規則和方法，則這些方法必定來自某處——必定以某些原則為根據——而且這些原則僅能經由縝密、有系統之研究而來。

的確，可能有人力勸我們摒棄一切「規則」，忽視方法，而後能作最完善之思想。但是

，持此主張者必須提出理由——一旦他試圖這樣做，他自己已十分接近此事之科學了。簡言之，即連此問題的解決，都是思想科學的一部分。

思想科學之性質為何？

就吾人之目的言，一切科學可以分爲兩類：「實存的」（Positive）與「規範的」（normative）。實存科學研究事物之性質，爲事實上所存在者，僅研討真實的事物。此類科學爲物理學、化學、心理學。規範科學是一種研究事物應當如何之科學。顧名思義，其目的在建立一種應當堅守的「規範」或模式。它研究達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手段。例如倫理學、教育、農業等都屬於這類科學。

目前這些規範科學，除了倫理學外，幾乎常被稱爲「藝術」或「應用科學」。對此兩術語，我巧費心思地予以反對。我反對以「藝術」一詞特指任何一套有組織的做事規則，因爲「藝術」同時也含有實際在做該事之意。而且此事可能（也經常）在完全不知處理該事的規則之下做成。一個人可能身懷游泳術——他也許會游泳——而先前並未受過任何訓練，連該如何操作身體、手臂和腿部的知識都沒有；正和狗做同一事的情形一樣。

我也反對用「應用科學」這個術語，因爲在我看來，此術語暗示其所指之科學係基於某一實存科學而已。我想不出有何種所謂的「應用科學」是如此爲基礎的。衛生學，不單有賴

於生理學，其部分規則更須出自食品化學、以及衛生設備和通風設備等科學——這些本身都屬於規範性。農業不但基於生物學和植物學，而且以化學和氣象學為根據。

依此觀之，思想科學，如果有這麼一種科學，乃是規範性的。其目的在找出那些可以幫助吾人想得正確而又富於建設性的方法。

另有一項區別，一經處理，我們的開場白即告結束。有兩種科學易於和思想科學搞混；其一為實存的科學，另者為規範的科學。

實存科學是心理學的一支，討論推理過程並研究信念的基礎者。我們將經常利用此種科學設法尋出思想的規則；不過，我們所引用的科學將不限於此，此一科學亦非本書之主題。可能和思想科學搞混的那種規範科學，是邏輯學。的確，邏輯學有時被稱為思想科學。於今，就吾人之目的言，邏輯是思想科學的一部分，但不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主要部分。其功用僅為消極性，在於指導我們避免錯誤。我們感興趣的那一部分思想科學，則在研討那些積極規則，可以幫助吾人成為有創造的思想者。

我們的船正駛向「真理」之港。我們的心是引擎，思想科學是螺旋槳，而邏輯是方向舵。若無引擎——吾人之心，則思想科學的螺旋槳——這個螺旋槳最能把我們的智慧轉化成為行動——必無用處。若無螺旋槳這個推動器，則邏輯的方向舵亦無用處。不過，為達到吾人之目的

，此三者缺一不可。

說到這裡，我得請讀者稍耐一會。下一章以及再下一章，即將非常廣泛地研討各項方法。這兩章會提到分類以及其他許多爲一般人所嫌惡之事——他對這些事至少常提不起多大興趣。不過，爲使本書完備，我們必須加以探討。

第二章 思想的方法

我們大多數人，在那些難得一想的時刻，每以一種遲遲懶散的方式去思想。我們若遇到心裡有困惑之處，則殆以任何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試予解除。我們當中，即使是那麼幾個絕無僅有的人，偶爾僅為思想而思想，通常也都不顧方法而為之——的確，他們經常不知道方法可應用於我們的思想。不過，方法之意為何？容我舉個例子說明最好。

今有某人從某處獲得這樣的觀念：某些適當的課程，在我們的大專院校裏，均未見傳授過。他自問，適當的課程該包括那些。他思忖，自己學過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向無用武之地，於是他決定此兩學科應該刪除。接著他想，簿記的知識對於經商必大有裨益，因而他下結論，謂此一學科在學校課程中應佔一席之地。他近來曾接獲某大學同學的信，其中有些字拼錯了。他深信，這門學問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或者，他有感於窮人之間遍存著許多不健全的貨幣理論，因而認為人人都應當徹底地接受經濟學和財政學的課程。似此，他漫無目的地想下去，一會兒想這個，一會兒想那個問題。

試將此隨便而漫無目的的思想與有條理之人的思想加以比較。後者遭遇的一般情況與前者同，但是他所想的問題却不同。他首先自問所抱的目的為何？他會發現他主要想探究的，並非學校該傳授那些課程，而是那種知識最有價值。他以後面這種方式明確地把問題擺在眼前。然後他看出此一問題——那種知識最有價值？其含意所在，蓋指所欲探究者，並非那些科目有價值，那些則否，而是在尋找各學科的「相對」價值為何。顯然地，下一個步驟，即在找出一個標準，俾能確定各學科的相對價值；比方說，他發現了這項標準就是這些學科的知識對圓滿生活有何幫助。既已如此決定，他下一步即把構成人類生活的一切活動，按其重要性順序加以分類，然後把所有替這些活動鋪路的學科分門別類。（註一）

不消說，這位思想者所得到的結果，勢必遠較那位思想漫無頭緒之人所得到的更令人滿意。照此看來，方法是非用不可，但是我們將如何用之於各種情況呢？

再說，方法之多有如恒河沙數，而且就許多情況而言，一個問題需要其獨特的方法；不過，於此，我們只想研究那些用途最廣的方法。

在探究這些思想方法以前，我們最好先問問自己，思想是什麼。如前文所述，思想一詞的用法並不精確——它被用來泛指包羅很廣的各項心理過程。我們大略可以把這些過程分成記憶、想像、與推理。我們只須處理這最後一項。我承認，鍛鍊記憶力乃可取之事。我也承

認，培養想像力也同樣可取。但它們並非這本書的課題。我所說的「思想」，乃指推理而言。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在找出這一過程的性質。

現代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一切推理起於困惑、猶豫、和懷疑。「推理過程即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推理的場合恒爲目的受挫之時。」（註二）

我們務必記住這句話。這句話的意義，不同於一般人的觀念，尤異於乍看之時。一個人若無所不知，就不會用腦筋去思想。他必定不會爲任何事困擾過；他的目的必定從未受過阻撓；他必定從未有過困惑或猶疑的經驗；他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若我們假設上帝是位「全知全能者」，我們就無法認爲祂是一位「有思想者」。思想乃是保留給智慧有限的人的。我們如果研究思想的起源與進化，無疑地會發現，思想的發生恰由於目的受挫折。倘若我們以及我們的先民始終過著順利的的生活，倘若我們的每一個慾望立即獲得滿足，倘若我們想做什麼，從未遭遇過阻礙，那麼，思想就永遠不會出現在這個地球上了。只有逆境迫使我們去思想。

試搔一隻青蛙的左腿，其右腿必立刻揚起來抓癢。此一動作只是心理學家所謂的一種「反射作用」而已，絕無思想發生：即使你砍下那隻青蛙的腦袋，牠還是會照做不誤。而且你若搔其右腿，其左腿也必揚起來抓癢。但是，你若一次搔其兩條腿，這兩條腿無法同時舉起

來彼此抓癢。這種動作是不可能的。於是，此刻有個難題發生。這隻青蛙猶豫困惑；思想即應景而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那隻青蛙解決了牠的問題：當牠用右腿抓左腿止癢時，就讓左腿保持不動，然後讓右腿不動，而以左腿抓右腿止癢。

還有，我們不能依據「一般原則」去思想。這麼做，就像咬嚼笑氣一樣。只要去思想，就需要有個目的，不論這個目的多模糊。然而，最好的思想需要一個明確的目的，而且此目的愈明確，吾人之思想也就愈明確。因此，在作任何一項特殊思想時，必須先探究我們的目的或用意何在，如此，我們才能明白問題之所在。

勸人自問其問題之所在，看似荒唐。但就是這種搞不清楚自己想知道什麼的毛病，使人一再重蹈錯誤。「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永無休止的哲學論爭史，主要為一部陳述該一爭執問題的不同方法史，其所以有進步，主要乃由於陳述爭執所在問題的方法漸益明確。

問題之陳述所以混淆不清，最常見的一個原因，即未能區別現狀與理想。例如，在思考婦女投票權問題時，一個人所自問的是，「婦女的活動範圍為何？」然而他真正想知道的，並非婦女現在的活動範圍為何，而是應當為何。所以說，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應該是把問題弄清楚，並且儘量明確地加以陳述。一個問題若陳述得法，即等於解決了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下一步應做什麼，端視問題之性質而定。在「最有價值之知識為何？」一例中，我

們下一步即在尋找一個價值標準。其實這等於重述該項問題一次，因為我們不再自問，「最有價值之知識為何？」而代之以先問：「什麼知識能為圓滿生活作最佳準備？」

我們下一個行動即為分類。這不僅對有系統的推理，即使對任何一種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分類」就是按照物體之共同性質予以歸類的過程。不過，因為幾乎所有物體都有某些性質互異，也幾乎全都有某些性質相同，因此，沒有一種分類為任何一群物體所絕對必要。這和一般觀念相反。可做的分類有無數種，因為每個物體有無數個屬性——取決於我們對它採取何種觀點。而一事物的任何一個觀點並不比任何一個其他觀點「正確」。我們所採取的觀點，端視我們心中的目的或希望解決的問題而定。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的：

「既然我正在寫字，我就必須想像我的紙是供寫字用的平面。若不如此，則我應該停筆。但是，如果我想點火而又別無他物可資利用，則必視這張紙為易燃物質；並且此時我無須想到它的任何其他用途。它的一切實為：一種易燃物資，一個寫字用的平面，一種薄薄的物品，一種炭氫化合物，一個一邊八吋而另一邊十吋的東西，一項恰好在我鄰居田地上某塊石頭東邊八分之一哩處的物品，一項美國的物品等等，不勝枚舉。」（註三）

如有讀者堅稱，這些性質只不過是「偶然」而已，實際上該項物品只是「紙」，別

非他物，則我的回答是，這位讀者的心智已經麻木。「紙」雖為該物最常見的名稱，也許能使我們聯想到它的尋常用途，然而，該項用途和這個名稱，以及這個名稱令人聯想到的許多性質，實際上並無神秘不可思議之處。

你從某種觀點對某項事物作了分類，這並不表示你未必不從其他觀點再加以分類。一位正在研究貨幣理論的人，或許將交換媒介分成本位貨幣和信用通貨，但這不一定表示他不將此媒介視為硬幣、官鈔、或銀行通貨，而且也不一定表示他不將其分為，比方說(1)現鈔，(2)一方付給另一方一定金額手寫或鉛印的滙票，(3)帳簿上的收支帳。(註四)所有這些分類均屬正確；為供全盤瞭解，這些可能都有用處。當然每種分類都應該合於邏輯；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能有用。

說到有用，我們也許注意到，這項實用主義的方法，對於吾人一切實際問題幾乎全能適用。在着手解決一項問題以前——例如，在決定邏輯上某微妙區別之有效性時——吾人當自問，「我抱持這種看法或那種看法，其實際差別將為何？我的想法將如何影響我的行為？」（此處用「行為」一詞蓋指其最廣的意義言）這經常可使我們循更有收穫的途徑去思索問題，使我們免於做各種微妙但無益的區別，幫助我們把問題說得更適切，並使我們做出真正需要的區別。